

□ 陈绍新

桃 天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有关桃花的诗句，仿佛是在描写黔东南乡村春时的繁华。东风拂面，子规远啼，放眼桃花大象，仿佛在享受一场视觉的盛宴，的确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

我们点燃了烟卷，往溪上的桃花林走，曲径芳草，树茂林深，花香袭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贪看流连间，思接古人，陶渊明的文字忽地从心底浮上来，让人情不能抑。何况还有鸟雀应答和着叮咚泉韵绕身不绝。

集婉约与豪放于一身，桃花，这自然的作品，像纯粹的落霞，灼红一碧流韵。清风徐来，撩人心绪和衣衫，桃花的芬芳和青草的气息，清逸，梦幻，让人心地尘埃尽去。

□ 罗先敏

三月乐坪赏菜花

春天里，百花争艳，最先盛开的便是那一地的金黄。乐坪油菜花开了，县文联作家协会群里邀约周末乐坪赏花去。

为了这一天，我查看天气预报，8到19度，气温刚刚好，阴，湿度70%。我满衣柜地找，把所有能穿的春装都拿了出来，在镜子前进行了十来次穿搭。还特意打电话给乐坪本地人罗雍品老师，询问路况，查询旅游路线，以及穿什么鞋子……自认为都妥了才安心睡去。

夜里下了一场大而久的雨，哗啦啦的屋檐水扰了我的梦。我担心起来：这一夜的雨会不会将花击落，明天会不会一直下雨，将我们的计划打乱。这一夜很长，而下雨的夜晚亮得更晚，而我却醒得很早，比之前上班闹钟的时间还要早。醒来再无睡意，推开窗，雨停了，一股清爽的冷风扑面而来，有点寒意，怕是那一身爱的古装有些单薄了，还是穿上那一身深黑吧，只为把花衬的更金黄更鲜亮。很久不化妆了，简单地画个淡妆吧！只为了不让菜花嫌弃我的邋遢和慵懒。

携着雨露和晨雾，10:00我们就都如约而至。推开车门，就被油菜花淡淡的清香包围，放眼望去，金黄一片，一直蔓延到山坡脚下。是谁说赏花非得有太阳、蓝天、白云呢？阳光下的油菜花是奔放的；我觉得下过雨后的油菜花更有一番味道：油菜叶片深绿至绿色，叶面光滑，叶肉肥厚，叶面有粉状蜡质，不沾水，每一片叶上都有着晶莹剔透的水滴，在黄花的映衬下和绿叶的反射下，发出耀眼的光，水滴在菜叶上随着微风缓缓滚动，水滴上的颜色跳动着，滚动着，将春的色彩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花苞，每一片花瓣，每一枝花蕊，像刚出浴似的，水滴滋润着肌肤，青翠欲滴含情脉脉，像一个个含羞的小姑娘，她们簇拥着，互相壮胆遮羞，却不知互相映衬后又多了几分姿色，那种成团的、簇拥的层叠的美。远处的花和山坡像披了一层白纱，若隐若现，飘飘悠悠，那种朦胧的黄和绿，别有一番风味，我突然觉得词穷，居然找不到适合的词语来描述，还是雨天的早晨，你自己来亲自感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空慢慢晴朗，游人也越来越多，时而三三两两，时而成群结队。老人携着儿童，俊男陪着靓女，那一群合心的姐妹，穿着漂亮的衣裙，她们扭动着身姿，拍着美照，她们想用花陪衬自己，不想那一条条裙子的线条勾勒出了她们的柔美与妖娆，在除除了金黄和深绿的而又缺少其他色彩的土地，给这片油菜花地带来了生气，这群穿裙子的女人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看，田埂上那一排拿着拉长镜头的摄影师们，咔嚓咔嚓地摁快门声，就知道她们有多美！

不知什么时候，跑过来几个孩童，孩子们奔跑着，不停地玩转着手中的风车和风筝，还吹着泡泡，泡泡在菜花上空缓缓升起，一个个一串串，合着菜花的金黄，合着叶片的深绿，显得五彩缤纷。童真童趣的欢呼声，笑声，在这一片金黄的田野上，洋溢着满满的喜悦和幸福。

雾散去，风轻云淡，微风吹过，涌起一股又一股金色的波浪，小蜜蜂也多了起来，它们煽动着翅膀，发出嗡嗡的声音，时而低飞寻找目标，时而停于花蕊采撷花粉，时而携着粉扑扑的馨香飞去。油菜花田里，清新、自由、沁人心脾的香味与热烈、无言以表的色彩调和成了一幅山水画。我赶紧把手机交给协作的朋友，趁着美好，把我和乐坪这片花海一起拍下，咔嚓咔嚓……

我想，天官虽美，但缺了油菜花的金黄和人气，我正生活在这样美好的春光里，是不是天上的神仙他们也正羡慕着我呢？于是一首打油诗油然而起：《乐坪赏菜花》

春到乐坪三月天，
仙女玉带坠凡间。
仙花荡漾峰恋舞，
菜花迎风戏纸鸢。
馨香沁怀游人醉，
蹇然天上老神仙！

爱热闹的一辈少年，成双成对地来践花约，谈笑风生。桃花也笑，如一群舞动红袖的虞美人，走近这些自然的精灵，你分明感觉到她们温热的呼吸和怦怦的心跳。距离产生美，鲜活的世界触发着人的视觉冲动，让人惊叹自然手笔的神奇。心潭漪涟荡漾，年轻狂时如此，想不到人至花甲，心性意趣还是当年。哦，这醉人的红呀！请留下几瓣粉嫩的足印在我文字里罢。踏青溪畔，我真想张臂抱住那一碧叮咚里拖着裙幅的红粉佳人，但这是怎样一个异想呢！这可爱又可笑的想象呀！

到处是生命的色彩，到处是生命的吟唱，人的，花的，鸟的，虫的，草的，水的……近的和远的，迷离如梦，大音希声。从华丽到庸常的距离不过一箭之遥。有意思的，是桃花的五瓣心香，比桂花似乎太浓，比荷花又似乎太淡，我怎么比较得出呢！索性闭上眼睛，凭心去觉悟。桃花呼吸若兰，水的气息，风的阴柔清妙可辨，万物别有一种默契，不论自然世界还是精神世界，端的别有一种和谐。

咄咄逼人的美，看似极尽奢华。我以为，桃花落英缤纷时，才是最值得礼赞的。因为只有桃花凋去，才会迎来蟠桃的华诞。有得有失，这是万物的宿命，也是自然的规律。

向前去，眼前浮现恍若一幅中国古代游春仕女图，桃花的姿色，动态，鲜活袭人，婉丽风逸，如真似幻，令人尤其不忍别去。这样热闹的去处，最是惹人动情。爱情，这千古不朽的主题，演绎的故事总是如此缠绵悱恻。比如《唐宋传奇》中崔护于都城南庄邂逅桃花少女，有缘人终成眷属；《白蛇传》里许仙与白素贞重逢于西湖断桥，引出一段人蛇相爱的故事，并为后人津津乐道，上演不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桃花轮回，生命轮回，周而复始，不可穷尽。

步履匆匆的，结伴出游的，踽踽独行的，看桃的人无不喜形于色，活得真实而自由。害羞的是花，桃花。风来时，落红一片一片的飘忽，像谁躲在浮华的花丛吹箫，彩色的音符随风翔

来，可以点亮人的心情。这时候，世事的尘埃轻轻落定，人像出了竹笼的小鸟，对桃花灼灼的大地的春天心存感恩。

桃夭，与众生结缘，次第的开瓣淡妆浓抹总相宜。自古及今，诗人词客咏吟之句何止万千，虽由性情中人所为，看来确是当得那些经典文字的。浮世的景致，和平的具象和意象，宛如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艺术，另类而真实。有歌从林更深处悠然踏来，又飘然而去，隐约如三毛唱给爱人荷西的歌子，细听，却是蒋大为那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流连，顿悟，心灵的骨朵也徐徐苏醒。你说，桃花喜张扬，爱做派。我却以为这正是桃花的大度和坦荡，也是人们对它怀有爱意和敬意的原因。有黄巢的诗句为证：“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无官延气，无贵族气，我眼瞳的桃花虽是村姑，气韵资质，却是风神倩逸。使我尤其敬重的，是其不以贫富论英雄，老少妇孺，村夫权贵，来者即是客，所有的对视、交流，甚至笑在春风的模样，没有半分的刻意与做作。

每个人都有赏鉴桃花的经历，每个人不一定都有相同的感动。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在黔东南的乡村吟咏这样的诗句，总有一种与古人精神往来的感觉。是的，游行在这样的乡村，就像无意识地走进一幅大画。你走进去，鸟鸣嚶嚶，花香袭人，更有苗歌侗韵踏花而行。疫情过后的乡村，抗疫成功的乡亲，脸上笑意洒满阳光。穿白的少女，穿青的后生，双双对对站在桃花下，或弹琵琶，或吐飞歌，那幸福，那自信，可以说是乡村中国的一种写照。真好，我诗情画意的黔东南，我的繁荣富强起来的乡村中国。说什么好呢，面对视觉大象的桃花，面对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我好想捕捉一串文字，一串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文字，献给我的父老乡亲。眺望，心，似乎有一泓泉水在响。一瞬间，意识被一种繁华的世象烤热，仿佛有阳光缤纷而降，感觉真好。



刊头图

李明 摄

□ 陈祖君

敞开一段红色的族群记忆

本已在行政岗位退休，却勤奋耕耘在文学创作园地的苗族作者潘洪波先生最近在《贵州民族报·原生态黔东南周刊》“秘境黔东南”（2022.12.20）发表了中篇小说《巴育果》。仔细阅读这篇小小说，不由得被其中回肠荡气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绚丽多彩的环境氛围所吸引。情节、人物、环境组合在一起，敞开了一段红色的族群记忆。

小说描写刚结束少年时代的苗家青年巴育果短暂的人生历程，同时讲述和他有关，特别是他暗恋女红军的动人故事。小说一开始，巴育果父亲因为给儿子张罗婚事缺钱，代人当兵，钱没拿到，反被带兵人打伤，卧床不起。巴育果为了筹钱替父治病，到县城街上变卖兽皮山货，被摊位主人及国民党军兵痞联手欺负，好歹挽回一条命却被抓进监狱，辛辛苦苦积攒的山货却被抢劫一空。一家人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小说这样描写，也为后来的转折做出扎实的铺垫。红军来了，小说情节发展到新阶段，巴育果一家的命运出现转机。红军驻扎在巴育果及其满公家，顺便给巴育果父亲治病，卧床不起的父亲得以站立行走。以指导员凯琴为代表的红军给巴育果痛苦的生活和压抑的心理带来难得的滋润与慰藉，他被凯

琴吸引，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红军走了，巴育果爱恋的对象也要离去，他的思念达到高潮，小说的描写也渐趋高潮。巴育果带领友伴跟随凯琴担架队，中途代替跌倒受伤的担架兵抬担架。白军在险要地带茅坡大坳设伏，巴育果熟悉地形，提前侦知。他抢走凯琴的军帽，戴在头上，冒充红军引开敌人，掩护凯琴及担架队伍脱离险地，自己却中弹身亡，走完不到20岁的人生。小说最后以一个凝定的场景结尾：赤红璀璨的霞光照耀着洒满鲜血的茅坡大坳，苗岭大山飘扬回荡着一支悲壮婉转地怀念女红军的苗歌。故事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一路叙来，层次清楚，脉络井然。整部小说以巴育果为中心，围绕其父母、友伴，以及整个玛嘎寨的苗族同胞展情节，故事仿佛波纹一样一圈圈地荡开、拓展。

小说精心塑造了主人公巴育果这一人物形象，连带着塑造了他爱恋的对象——女红军凯琴。他是苗寨的捕猎能手，不仅身手敏捷，武艺超群，雄健挺拔，还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重义轻财，肝胆相照。他无疑是苗寨的英雄，这一英雄人物，却连生存都难以继；这一英雄人物，对村寨周

□ 莫章海

走进猫猫河

苗家的欧雄，即是猫猫河老虎出没的水源之地猫猫河，只见青山不见河猫猫河其在，猫猫河其多令人遐想和追溯

猫猫河，你从远古走来
逐鹿大战，马蹄声碎
蚩尤部落，五次迁徙
是悲壮历史的记载
散居于密林深处，大山壑谷
与世无争，拓荒安寨
静谧生活，繁衍后代

走进猫猫河
追忆古老的传说
感悟你的神奇和美貌
大山环抱的吊脚楼
聆听鸟语歌声，林涛风啸

□ 欧君武

短裙空申

你在世间穿行，
我在空中寻根，
世间的冷暖难觅红颜，
短裙如愿了知音。
天下空中，
千年短裙。
妹妹的舞，
醉了山外的来客，
哥哥的芦笙温柔了山里的春。
我要去空中，
去看看梦里的短裙，
直到笙歌舞散，
宁愿今生一醉不醒。

□ 池剑平

点亮一盏灯

我们的庆典
定格那个阳光明媚的五月
那些满含深情的期盼
连同一双双难舍的目光
就这样肆虐地铺满夏天

依依作别
就像一群刚出巢的小鸟
扑腾着尚还稚嫩的翅膀
尽管不知
明天该向哪飞翔和停歇

心多有不甘
再多的惆怅与无奈
也只好就此打住
于是佯装豪迈地挥挥手
把属于未来的梦幻
连同那些执拗与坚持
很隐秘的藏在心间

难忘三岔河畔
几间半成品的简陋校舍
一群刚毕业的师范青年
开始在这里方道执鞭
多彩四溢的年华
播种在不属于明天的贫瘠
让每个孤独的夜晚

坐看氤氲缭绕，云转雾绕
这里没有战斗的号角
没有战争的硝烟
只有银角声响，芦笙伴舞
苗族飞歌独领风骚

走进猫猫河
分享时代的诗歌
古木参天，绿树成荫
你因幽静而雅致
你因美丽而文明
全国绿化千佳村
全国民族文明卫生示范村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全省农村节能村……
一串串美名
不负时代的守望
成了时代的强音

你在凡尘修行，
我在空中重生，
凡尘的纷乱不度过客，
短裙慰藉了灵魂。
天下空中，
千年短裙。
妹妹的歌，
醉了山外的风月，
哥哥的米酒酿满了山里的情。
我要去空中，
去看看传说的短裙，
直到酒消歌尽，
宁愿今生一醉不醒。

不再模糊山里孩子的视线

最煽惑难忘的是那首校歌

海阔天空任凭翱翔的祝愿
迄今唱起好生一股英雄气
尽管岁月荏苒与泛白
砺志游子躬耕前行
初心不懈仍在延伸和繁衍

石沙渗和的路面
一双破旧的解放鞋
是那个时代不泯的记忆
晨曦薄暮与酷暑寒冬
每天二十里兼程
农家子弟的足下厚茧
走读过那片黝色的土地
照样也可以丈量未来

清风徐徐笑属如花

琅琅读书声
连同校园中漂过的银铃
散布着春天中满满的信息
谆谆教导与响亮启迪
犹如点亮一盏灯
耀眼牵引着莘莘学子
开启了一扇
与大山外疯狂对话的门

活动的美好显然有充分认识，从而极力予以表现。小说不时突出这片生态环境的独特魅力，读者随处可见苗山峻岭，峡谷幽深，空气清新，溪水清亮，还有云蒸霞蔚，奇树野果，珍禽异兽。作者描写环境氛围，同时也注意到这是同人物的命运遭际、心理感受相关的。秋的凄凉、肃杀，与巴育果一家以及别的苗族同胞受欺压的悲惨命运形成一种契合，如巴育果变卖山货不成，逃跑回家，周围的景色是“杂树横空，蔓草遍地，山野中的山花树叶纷纷凋零坠落”，这与他低落的情绪相合。环境的洁净光亮和人物内心美好、崇高的情愫更形成某种对应，如红军进入巴育果家所在的黄飘，时间是1934年的冬天，当他看到女红军凯琴，同时也看到这样的景色：“有青草铺地如茵陈，嫩色相照，在阳光的余晖下闪烁着一层迷蒙的如烟似雾的光色。”

小说发掘生活在玛嘎寨（寨名来源于汉族迁居者愿为苗寨挡虎，祖先把寨子分出一部分给汉族迁居者居住的历史）苗族同胞的族群记忆，而这记忆关乎红军长征，与长征带来的红色文化密不可分，它同时是一种红色文化记忆。红色文化记忆和族群记忆交织在一起，谱写出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的动人乐章。

潘洪波先生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一直耕耘在文学创作园地，至今已逾40年。他先后发表过100多篇作品，涉猎小说、电影文学剧本、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巴育果》的写作，显示他对文学创作的把握更为纯熟，可视为多年勤奋劳作累积和叠加的结果。

